

延安的槐花

□杨勤华

对于槐花我并不陌生,记得上中学时,通往学校的路上道路两边都种植着槐树,每到春末时节,槐花就一串串地绽放了,散发着独特的浓浓的香味,蜜蜂们欢快地在花丛间飞来飞去,它们是在采蜜——据说,槐花蜜较之菜花蜜更香味道更好。

在延安,我几乎每天都被槐花的芳香气息所包围着,此时刚刚初夏,西北的季节正是槐花绽放的时候——明朗的阳光,微风的风儿,成串成串的槐花高高挂在树上,白得亮眼,白得让人觉得春天还没离去。槐花散发的芳香将每一个角落都浸染得舒爽和惬意,让人的心里产生着愉悦和甜甜的味道。

被槐花渲染的延安,更有一份神秘的气氛,这种气氛,有时候能够看得见、摸得着,有时候又看不见、摸不着。直到离开延安时,我才意识到这应该是一种力量,是这片黄土地上凝聚成的一股坚韧的却又汨汨不断的力量!

在杨家岭,我嗅到了一股不一样的槐花香味,那香味里有一股苦尽甘来的

甜味,还有一股硝烟散尽后的清香。我似乎看到了伟人们在槐花树下沉着冷静,运筹帷幄的洒脱。在中央大礼堂的对面,有一排高达十多米的槐树,他们就像一排队列整齐的卫兵,守卫着这方红色的心脏,让人肃然起敬。

王家坪,一个面积很小的地方。在每一孔窑洞的门前都有一株槐树,这些槐树都是从战火中走来的,它们是忠贞的战士,更是革命历史的见证。一代伟人毛泽东就是坐在这里的槐树下纵论中国前途和命运,还是在那颗槐树下的石桌边与自己的爱子毛岸英,进行了那场既饱含父子情,又给予革命希望的谈话。就是这么很小的地方,槐花绽放的格外灿烂,那一朵朵的花萼就如一只只吹响着的冲锋号,激励着战士们为赶走日本侵略者前赴后继。至今,满树开放的“冲锋号”,还在激励着一个个来此寻找初心的灵魂。

枣园很美,它因枣树而得名,如同一座江南的花园,但是此时的枣园里的槐花一枝独放,尽显它的大气和静美,那些在盛放在一座座窑洞顶上的槐花,

更衬托了窑洞的靓丽。走在枣园里,总有一种愉悦的感觉,恍惚间,与伟人们在战争的闲暇中不期而遇,很想与他们打个招呼,表达自己的崇敬。从他们的脸上,看到了刚毅和自信,也看到了平和和温情。走进窑洞,坐在伟人曾经坐过的椅子上,轻抚着那张书写中国革命未来的老旧的办公桌,有些热血沸腾,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抱负,才让这些桌椅、窑洞、乃至整个枣园有了不平凡而闪烁着光芒的意义。

革命的胜利,事业的成功,必然要付出生命的代价,为了坚定的理想信念,为了新中国的诞生,有许多的先烈们就这样地义无反顾的倒在了前进的道路上,他们灿若槐花,香如槐花,永远值得后人们去缅怀和纪念。“四八”烈士纪念馆里,槐花与松柏并列,它们安静肃穆,在夕阳的余晖中,槐花被映照得闪耀出红色的光芒。

从纪念塔的台阶一步步步走下来,似乎听到了英烈们的叮嘱,也似乎听到了槐花在轻轻飘落中与大地接触时的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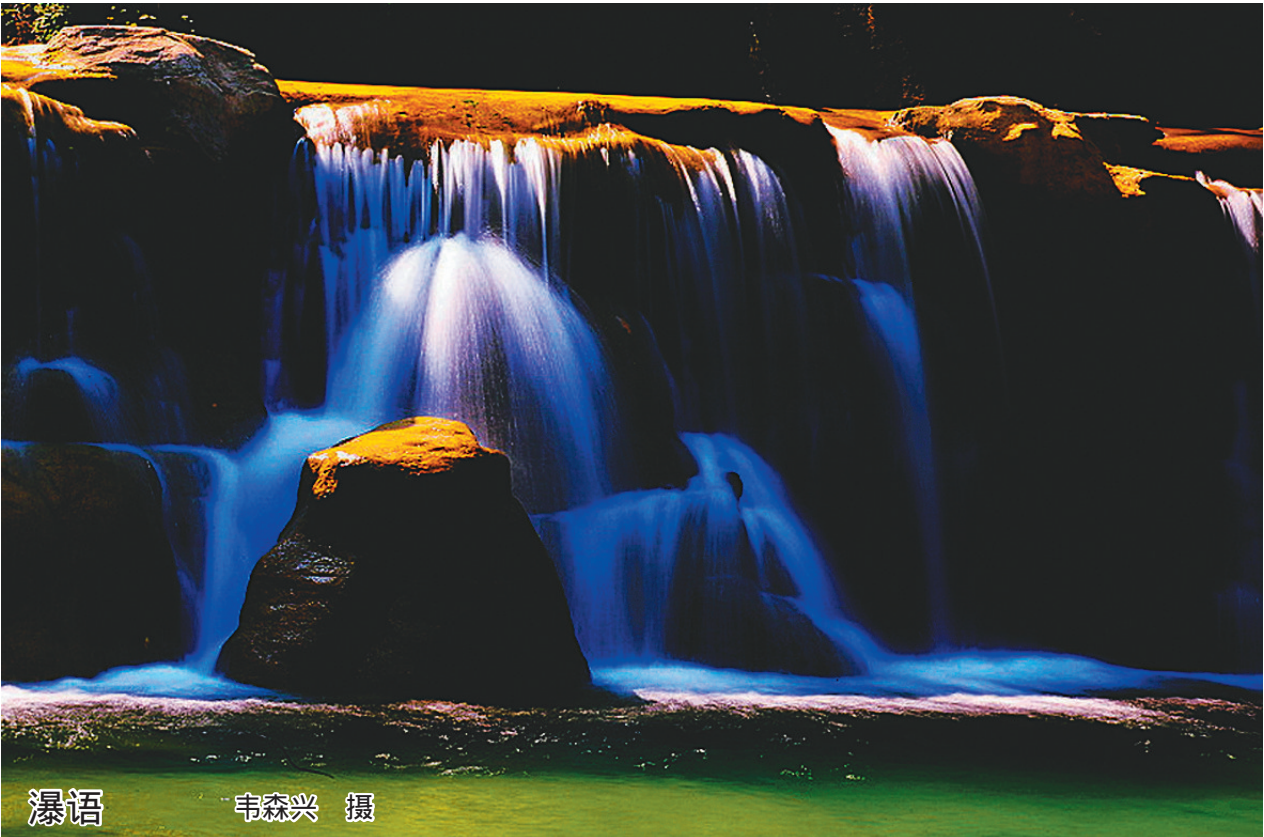
动。

曾几何时,宝塔山是几代人心中的梦想,登上宝塔山,槐花将宝塔山环绕,更映衬了宝塔山的雄伟,一面面党旗在这里展开,一个个右手的拳头迎着宝塔山握紧,槐花为证,槐花怒放,入党誓词响彻云霄。

下午的梁家河,阳光格外的温暖,一株株高大的槐树上开满了槐花,风儿吹过,槐花洋洋洒洒地在空中飞舞,让人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,窑洞上、新房上、庭院里、道路上到处积着飘落的槐花,它们随着风儿一会儿升起又一会儿落下。拾捡起一瓣槐花,有些晶亮,散发着一股清新的气息。曾几何时这里是一个贫瘠得连山上都不长草木的地方,但是槐树却能够在这里扎根并且盛开着郁香的花朵,它带给了村民们希望,也让在这里插队的知青磨练了意志,由此走出了一位信仰坚定、不忘初心、引领新时代前进航向的人!如今的梁家河,山绿了,路宽了,沟里有水了,新建的房屋和简朴的窑洞和谐地错落在整洁的道路两边,人们的脸上绽放出槐花一样的灿烂,美丽乡村面貌在这里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槐花,看似普通,却有着坚韧和蓬勃的生命力,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,它都能够绽放出生命的本色。

在延安,我感受到了槐花的魅力。



瀑语 韦森兴 摄

赏荷

□王亦凡

春去夏来,赏荷的时候到了。铜陵西联乡就有万亩荷园,何不尽情畅游一番。

走进万亩荷园,如同走进一片碧水秀色之中,满眼的碧波如顷,满眼的田田莲叶,满眼的映日莲花。荷塘里,这边荷叶初露,嫩嫩的,圆圆,像巴掌一般大小,稀稀疏疏贴于水面。那边荷花或打着红色的,白色的朵儿,或露出灿烂的笑脸。田田的荷叶或不忍离开水面,含羞待放;或干脆冲了出来,亭亭玉立。一塘荷叶迎风摇摆,万亩荷香随风散溢,醉了荷园,也醉了游人。

突然,一只小蜻蜓立于荷叶上,让我不经想到一首诗:“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荷叶旁边长着一个个可爱的莲蓬,妈妈对我说:“荷花其实是会变‘魔术’的,它是个勇敢的母亲,它的花芯其实就是莲蓬,它把它那一生的营养都给了莲蓬,就像我们伟大的母亲。荷花其实就是这样才‘光荣牺牲’的。”

看着小莲蓬,我似乎听到它在跟人类说:“等我长大了的时候,我也要

和母亲一样为人类作贡献。”当我正发愣时,突然,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,原来是,青蛙们准备了很久的“青蛙三重奏”呀,呱呱呱,呱呱呱,蛙声此起彼伏,这可是上苍送给我们保护大自然的最好礼物。

快回家的时候,天突然下起了雨,我随手拿了一片被人折断的荷叶,往头上一顶,就像一顶帽子,这可是一顶特别的帽子,不仅能遮雨,还发出淡淡的清香呢! 风歇了,雨停了,莲如沐浴般鲜嫩。行走在荷塘边,莲花暗香浮动,流水一样奔涌而来,又清风一般漫我而去。愈深愈幽,愈幽愈深。

没走几步,再回首,万亩荷园就像天外飞来的一幅巨画,水作画纸,叶作底色,红、白两色莲花点缀其间,就像一颗颗钻石镶嵌在绿色的画卷上,美轮美奂。那片片荷叶就像一把把铜匙,趁你不注意,悄悄地、悄悄地,打开了夏天的大门。

后来随着农村生活的好转,村里人纷纷推倒老屋,在新规划的宅基地上盖起了楼房。我家的老屋业已破败不堪、摇摇欲坠;燕子不复存在,燕子也不知飞往何处。倘若老祖母有灵,看到这种惨不忍睹的景况,该是多么伤心啊!今年清明节回去祭祖,我发现村里新盖起的房屋都未能给燕子留下进出通道,像城里的房屋一样,门窗密封得严严实实。不要说燕子,连蚊子都难得飞进屋里去的。世世代代人与燕子同居一室的最象,从此成为历史矣。

长年居住在城里,许久不见燕子的踪影了。昨天傍晚沿小河散步,天空下起蒙蒙细雨。我突然发现河面上有一群燕子在捕食剪水,心里很是激动,蓦然想起刘禹锡的《乌衣巷》:“朱雀桥边野草花,乌衣巷口夕阳斜。旧时王谢堂前燕,飞入寻常百姓家。”而今,燕子连寻常百姓家也飞不进去了。可爱的小精灵,你们现在是在何处做窝,生儿育女呢?

雨花满路故乡情

□严 巍

在这个时节回乡老家,注定是要带上某种情愫的。

正是茶树初绿染枝的日子,远远望去,山坡上青颜起伏,色调里流淌着一种素雅的情思。远去的季节尚有一袭寒冷蛰伏在山洼的沟壑里,与地热相溶,遂成氤氲之气。视线漫举,山体薄雾轻浮,似有一种温柔,随悠悠的东风蕴积成眼线里澄澈的韵。

雨是一如既往的下,仿佛从杜牧的诗里沿袭至今一成不变。雨丝细密,湿衣看不见,落地听无声,纤纤缕缕,湿了故乡的路,也湿了我的记忆。

故乡的路,是我梦里的路。梦的这头是我脑海里的屏幕,梦的那头是故乡影像的剪辑。那童年的心灵碎片,伴着岁月的晨曦花露和黄昏炊烟,袅袅缠绕在村头的树林。四季变换容颜的田野,或青,或黄,永远给人希望的念头。田埂尽头散不去我们追逐的戏言,庄稼丛中掩不住我们躲迷藏的笑语。村前的小沟,溪水潺潺,虾米隐隐,勾起少年的欲望,也换来一个夏季的雀跃。父辈的训斥总是回响在长长的通道,母亲的爱语却始终弥漫在温馨门口。

故乡的路,是我生命的路。梦的那头是血脉浇筑的家园,梦的这头是我心绪织成的站埠。沿着这条路,我走进学校,走入社会,走进家庭,穿过生活的风风雨雨。曾经不止一次的回首相望,对生命的理解如同追问路旁桃林李树,何时扬

花? 何时挂果? 答案的一半在脚下,一半永远藏在故乡的小山头。

行走在故乡的小路,就仿佛行走 在岁月 的中枢,与故乡 的距离,没了中间,只有两头。那乡间的黄土路,仿佛记忆 中父辈们 脸颊上的皱纹,依然经年累月裸露在旷野之中,风吹日晒岁月 镌刻,蓄满了故乡多少 少年的沧桑故事。也许是承载的过于沉重,才变得如此凹凸不平;也许包容了太多的生活艰辛,才变得多么 弯弯曲曲。

雨丝清凉,泪般的晶莹。路边的桃花湿了枝叶,塘埂下的柳条谢了春风,风物如烟似雾,缥缈缥缈连成了一片。仰面朝天,雨中的青山仿佛泪洗的良心,纯洁,神圣,叫人顿生缅怀之情。我知道,有一种感觉,不是生死离别的悲伤,不是天涯孤旅的别离,而是那种断骨连筋的亲情,那种刻骨铭心的思念,那种相思无依的寻觅……就像这天地被雨丝相连。

“风竹自吟骚人馨,雨花随泪共沾巾。”此时想起这样的诗句似乎过于悲戚,深深呼吸夹带着泥土和青草味儿的空气,便能蕴积一种心境。目送着似曾相识的路人,视线里是连绵的情思。归去来兮,捧上一束鲜花,折下几株翠叶,送去对青山绿坡的敬仰,带回对生命的祈望,对生活的祝福。

雨花满路,花红满坡,就借这清风细雨的纯净,借这空山鸟语的余韵,借这一路同行的虔诚,送上我对故乡的一片深情。

初夏桑椹香

□卢素玉

前几天故乡的姐姐来了,她特意捎来了家乡紫红的桑椹。家乡的桑椹个大、肉厚、糖分足,酸甜适口,桑椹摘下后不能久放,我当即吃了起来。女儿面对桑椹一脸茫然,她竟然不知桑椹是桑树的果子。我笑着对女儿说:“你读过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吧! 鲁迅在这篇文章里讲到‘不必说碧绿的菜畦,光滑的石井栏,高大的皂荚树,紫红的桑葚’,桑葚在鲁迅脑海中留下了快乐的记忆,你们这些生活在钢筋混凝土世界的城里孩子,确实少了很多与大自然亲近的机会。”

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小城,家乡有很多养蚕户,村前村后种植着大片桑树,有的桑树长得比人还高。每逢夏初青色的桑椹就被阳光涂上了鲜艳的胭脂,又经过雨露的滋润,变成了紫红色珍珠般的果子,它们挂满了桑树的枝头,诱惑着路人的味蕾。有的桑椹落到地上,地上也变得鲜亮起来,恰是“殷红莫问何因染,桑果铺成满地诗”。

儿时的我们不曾有如今孩子拥有的各种美味零食,父母也不舍得到商店为我们买水果,桑葚在那年月里自然成了孩子们的水果。一场雨过后的桑椹最为好吃,桑椹表面如同粘了一层蜜似的,甜得让人乍舌。童年时我和小伙伴

常在雨后光着脚丫,踩着柔软的沙土,争先恐后采摘桑椹吃。紫红的桑葚颗颗饱满,粒粒晶莹透亮,吃上一颗熟透的桑葚,一股清甜顿时在舌尖蔓延开,那种惬意流遍了全身。别看我是孩子,吃起桑葚来也象男孩一般狼吞虎咽,直到肚里装不下才停手,根本顾不上擦脸上的桑葚汁。

儿时只知道享用桑葚的美味,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,桑葚已是中国皇帝御用的补品,又被称为“民间圣果”。桑葚不但营养成分十分丰富,而且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,桑葚可以滋阴补血、生津润燥、清肝明目、润肠通便,现代研究表明,桑葚含有丰富的糖类、有机酸、维生素、矿物质等,具有调节免疫、抗衰老、降血糖血脂等保健作用。姐姐说桑葚被医学界誉为“21世纪的最佳保健果品”,家乡人利用成片的桑林开始把桑椹的营养价值加以开发,生产出了桑椹酒、桑椹果汁已经销到了省城,家乡不少人因此走上了富裕道路。

桑葚的味道是故乡的味道,儿时的桑葚是最甜蜜的桑葚,现在故乡那一片片桑树林定然又是桑椹挂满身的时候了,那甜甜的味道承载着我儿时的快乐,成为我这个漂泊在异乡的游子最温馨的记忆。

亲情计算题

□陈文明

正值网上闲览,看到如是一个话题:我们还能陪父母多久? 对此有人专门做了一道亲情计算题。当我们人到中年,假如父母再活30年,假定平均每年回家1次,每次5天,然后减去和朋友聚会、应酬、吃饭和睡觉等时间,真正能陪在父母身边的大概只有24小时,30年共计约720小时,如此一算,不过一月而已。

可谓催人泪下的话题,既让人深感残酷,却又如此现实,甚至是有几分的触目惊心。是啊,岁月不饶人,父母日渐衰老了,而我们究竟还能陪伴他们多久,答案已然无情地呈现在我们眼前,所剩不多也。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在时光的匆匆追赶之下,任何人都难免会年近衰老,自然法则罢了,无人可以干预和易改。人生本就如此,太多的事情明知残酷却亦无可奈何,看着父母两鬓斑白,渐渐老去,尽管内心万分不舍,却也无奈,徒然伤感而束手无策。想想所能做的,就是趁着他们健在的时候,好好去爱他们,多多陪伴他们。

喟叹之余,我想起一位朋友的经历。他的父亲年老体衰,后来检查出肺癌晚期,病情每况愈下,乃至后期只能靠着呼吸机以维持基本生命。自然免不了了一番颇费周折的治疗,后来,他的父亲终究没能挽留,溘然长逝。他说此生最为遗憾的事,是在父亲生前自己没

有好好陪伴,直至父亲病危卧床,他才意识到陪伴父亲的迫切。曾经,他想去去做很多事情,借以弥补内心的遗憾,然而父亲最终还是走了。生前没能好好陪伴父亲,如是心事,便成了他的毕生憾事。

这般椎心之痛,我不知如何劝慰,任何安慰的言语都显得苍白无力。但我还是劝说道:事已至此,逝者安息,生者坚强。朋友声泪俱下,几度哽咽呜咽。沉吟片刻后他无不感慨,说如果真有来生,一定会尽到孝道,要花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。我想倘若真有来生,如他所言,或许会花更多时间陪伴父母。但是,人们为何总要在经历撕心裂肺的痛后,方能如此大彻大悟?

说完朋友经历,回到那道亲情计算题,更是一时百感交集。且不说意外发生,即便置身几十年的时光里面,我们能够陪伴父母的日子也是屈指可数。这不,聪明的人早已算出了冰冷的数字——除去种种时间的耗费,所剩的陪伴时间共计约720小时,不过一月罢了。

人生在世,最大的幸福莫过于父母健在,而最大的幸运则是陪伴在父母左右。岁月匆匆,错过不会再有,愿能多些陪伴而少些遗憾。时光无言,如此这般,才是真正的岁月静好,心安无憾。

铜官山

荷

范杨

作



老屋燕窝

□张才行

的光泽,美丽得令人爱怜,而且还因为它

是捕捉蚊蝇的能手。

我家的老屋虽不高大,但那时在我所居住的小村庄,也算是最好的建筑物了。小时候,我曾细数过墙根基上的砖头,整整有二十层。祖母自豪地对我说,她底下还埋着八层砖头,地上地下二十八层青砖墙基!但是,老屋毕竟历经沧桑,风刮雨蚀,外层的砖基业已凹凸不平,房顶上覆盖着的灰瓦也有些风化开裂。因此,每隔一两年时间,就必须请来泥瓦匠,将房顶破碎的瓦片揭掉再重新覆盖上一层新瓦片。每次修缮时,老祖母都要不厌其烦地叮嘱泥瓦匠师傅,一定要留神不要碰坏了燕窝。燕窝是燕子一口口、用叨来的河泥、碎草,掺和着自己的唾液筑成的。

燕窝成皿字形状,小巧玲珑,非常坚固,燕子们还在窝里垫上棉絮、碎步,以便生儿有女。每年在我家老屋里的燕子是一对恩爱夫妻。照我们人类看来,燕子们都长得一模一样,你很难分辨出它们之间有什么不同。所以,我们全家人都认为,年年在我们家生儿育女的还是原来那对燕子。倘若如此,难道燕子永远都不会死吗?儿时我曾多次向老祖母请教。奶奶叹口气说,燕子跟人一样,也会有生老病死的。兴许是燕子也跟咱们人一样,上代燕子死了,下代燕子又继承了它的老窝。奶奶的话无从考证,我至今也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燕子与人和谐相处,同居一室,年年岁岁、祖祖辈辈各自繁衍着自己的后代。